

〈香塔，以及那雙手〉

我的家族在南部製作、販賣傳統香品，我從小玩耍的地方就在製香廠。立香最為大眾熟知，清香在廟宇內煙霧繚繞，人神之間締結了某種無聲的契約。大、小盤香迴環守護神壇，像未曾解開的誓言，圈住信徒，也堅定信仰。沉香、檀香、老山、野生的粉末混入香爐，讓修行人的靈魂得以在氣息裡被溫柔洗滌。不過，較為少見的香塔，卻是我特別偏愛的物件。

香塔是平凡的小圓錐。將不同質地的粉末揉塑成尖塔，卻能得到顏色各異卻長相相似的小東西——像是同一個母親生出的孩子，氣質略有差池，輪廓卻如出一轍。點燃尖端後，它由上而下燃燒，不似立香的細長從容，而是猛然釋放，讓整室芬芳一時俱來，最終只剩台座上一縷灰的安靜。灰不散，維持著塔的輪廓，燃盡之後仍不肯失去形狀。我愛煞這哲學性的過程，因為香塔像極了我的樣子，也像我與媽媽的關係。

製香廠的孩子不需要玩泥巴黏土，廠裡的原料就是最好的玩具，安全無毒，帶著草木氣息。大人忙著工作時，會撥給我一小塊原料團，讓我在角落自由揮灑。我試著手捏立香，成果太粗；學著盤成盤香，圓圈歪歪斜斜，太像燻蚊子用的；想弄成香塔，比例又太奔放，頭重腳輕，一戳就倒。大人說香塔是讓人清修用的，不能任意折騰，我只好徒手捏出個香塔的樣子，歪歪的，卻是自己的。

我第一個像樣的香塔，是媽媽教我做的。取適當大小的原料在掌心搓磨，讓圓形漸漸變成水滴狀，底部抹平，拉出尖角，用力壓在桌面上，就成了。她的動作不快，但每一步都極為確定，像早已知道結果，只是讓雙手慢慢走到目的。媽媽教我一次，我就能複製，只是個頭小了些，站在她做的那枚旁邊，像個模仿大人走路的孩子。我舉一反三，做了香塔家族、香塔火車、香塔積木、香塔四不像，沒什麼用處，純粹自娛自樂。大人縱容我的天馬行空，待我玩膩，再把香塔們逐一輾成粉末，等下一次成團。那種永劫回歸，是我長大後才懂的隱喻：將自我打碎，塞入被安排好的格子，重新來過。

廠裡最早的香塔靠人工捏製，每一枚都帶著指紋的溫度；引進機器後，產品整齊劃一，再無參差。我始終懷念那個手把手的時代。香塔不像立香、臥香、盤香那樣受人重視，被安置進精緻的禮盒販售；它只是參差地被裝進透明塑膠袋，疊在玻璃櫃的角落，靜靜等著屬於它的有緣人。

我像香塔一樣不出彩——不起眼的長相，中等的能力，在人群裡習慣隱形。媽媽是那個在背後細心捏製香塔的人，是在我歪斜時幫我抹平底部、在我頭重腳輕時替我加壓定形的力量。我固執地把自己塞進模具，將鋒芒和尖刺修整，盡可能變成討喜的模樣，整齊，安全，不惹事。

媽媽也曾是一枚香塔。

她從小就擅長把自己塞進模型，把多餘的部分悄悄抹去。長女的身分是一種無聲的契約：放學後照顧弟妹，擠同一張床，念商科管帳，薪水不問去處地貼補家用，生理期腹痛難忍也要拖完每一層地板。暑假參加軍隊的戰鬥營，只為了到福利社買便宜的牙膏帶回家。放在家裡的古箏，被家裡隨手送給了普通朋友，沒有人問她願不願意。家人出國度假時，媽媽負責留守空屋，守著那個名字被安排進去、卻從未屬於她的家。沒有說不的選項，只有放棄掙扎後的順從，平靜得像從未有過別的想法。

她唯一的叛逆，就是執意要和爸爸結婚，以近乎決絕的姿態離家，帶著全部的倔強，生下了我。

媽媽用並不寬闊的肩膀撐著我們家。她勤儉錙銖必較，卻從未讓我在才藝、學費和書籍上有過匱乏；她尊重我對校系的選擇，卻精密管控生活細節，像把配方記在心裡的師傅，不容偏差。她性格急躁，說話像一陣風，卻又極其有耐心地磨著那些瑣碎，不厭其煩。她執意要我學琴，從團體班到一對一，從風琴換電子琴再到分期付款的真鋼琴。我沒有太多音樂天分，只學會了〈我的家庭真可愛〉，鋼琴後來成了家裡放置雜物的造型架子，媽媽也不失望，彷彿一切代價早就包含在她的預算裡，甘之如飴。

我是班上前三名，卻執意要讀文組，媽媽只希望我選節數多一點的中文系，讓那些字能養活自己。此後書卷獎、頂大碩博、考上教甄，一路走來都有她的聲音在背後，不說愛，只說繼續。只是無論我在外頭是什麼樣子，我生命裡每一個重大決定的錨，都沉在她是否點頭的深處。

很多人說我是媽寶，太乖巧、沒主見，像一枚從模具裡出來就不曾歪斜過的香塔。他們不知道，我其實有過許多叛逆的縫隙：到圖書館念書，其實是把課本藏在小說底下；故意聽錯和媽媽約定的地點，用那段空白偷偷買了零食；拿著買參考書剩下的錢，買了明星卡帶，藏在書包最深處。這些小打小鬧，媽媽其實都知道，卻仁慈地視若無睹，留給我一個以為自己得逞的空間。

我是她的作品，她必須替我去掉多餘的邊角，以免讓我多走冤枉路。做香塔的規矩很簡單：原料放到對的位置，力道把持好，施壓，脫模，就成了。媽媽的規矩也如此樸實——立定方向，一路往前，打死不退，像一枚已經點燃的香塔，燒到哪裡就是哪裡，不因風向改變路徑。她相信菩薩，相信人生來就是要受苦的，這輩子修好一點，來世可以輕鬆一點。

客廳即工廠的年代，媽媽常帶回代工品賺外快。我最常看到的是要縫到衣服上的蕾絲，按件計酬。她剪裁的速度不快，但成品質量好，代工頭頭總把她的作

品當樣本讓人觀摩。燈光昏黃，她低著頭，剪刀在布料上細細游走，聲音輕微，像雨落在遠處。長年盯著細微處傷眼睛，白天操持家務，夜裡繼續剪裁，久了就落了老花，卻仍眯著眼在針線間逡巡，把精力填補進那個不問自己需要什麼的生活裡。

有時我也感到疲倦。不是偶爾的疲倦，而是日積月累沉在身體最底部的倦，像香塔已經燒到中段，外型還在，內裡卻已鬆動。通勤來回兩個小時，清晨出門，夜裡歸家，路燈一盞一盞往後退，眼皮一次一次往下墜，不知道自己是在回家，還是在移動。回到家，飯菜在桌上等著，媽媽若有所指的說：你賺那麼少，存不了錢，房子都買不起，這樣下去怎麼辦。

我沒有說的是：不是因為賺得少。是因為每天在工作消耗的，不是金錢可以計算的東西。家長的指導、學生的漠然、行政的催逼，笑容要維持，聲音要穩，即使站在講台上已經覺得腳下是空的。最重的不是車程，是回到家之後，那個在職場必須撐住的什麼，終於可以放下，卻發現放下之後，裡面什麼都沒有了。我把那句話嚥回去，盛了飯，繼續吃，繼續把自己壓進那個她以為合適的形狀。

有一次我發燒了，不是什麼大病，只是長期疲累引發的普通發燒，整個人頭重腳輕，撐不住請了假，躺在床上。媽媽走進來，臉色不好看，說怎麼又請假，說我太不負責任。我躺著，額頭滾燙，棉被壓著，沉沉的。我心裡有一個聲音很想說：我已經病了，可不可以只是讓我難受一下。但我沒有說。我閉上眼假裝睡著，讓那些委屈在喉嚨裡化掉，像香灰，無聲地散開，連形狀都不留。

過一段時間，媽媽在門口說：稀飯好了，自己去吃。聲音是平的，像已經翻過去的頁面。我撐著身體走到廚房，碗是擺好的，湯匙放在旁邊，粥還冒著熱氣。媽媽當然不在廚房。我站在那裡，盛了粥，坐下來吃。窗外是下午的光，淡而平靜。這就是她說對不起的方式。不是用嘴，是用掀開鍋蓋的動作，用擺好的碗，用一鍋煮得比平常更稀的粥。她的愛從來不說，只是做。就像香塔的燃燒，無聲，但那氣息瀰漫在整個房間，你若不靜下來，就聞不到。

但模具也是護具。

媽媽護短，自己的作品，不容外人頤指氣使。感情路上走得不順，委屈了幾次，媽媽毅然拍板，支持我斷開不快樂的關係，不讓我繼續當阿信。博士班前指導教授惡意扣著口考，媽媽直接要我退學，用食療調養我鬱結的身體，把一團被壓壞的原料重新揉開。職場上被搓磨得心力交瘁時，媽媽也說：去睡覺。我知道若換作是她，她都會忍，繼續燃燒。但她不願意讓人欺負她最寶貝的成品。

媽媽脾氣上來會吼著「隨便你！」那三個字像一扇重重關上的門。但她和解的方式，是買東西回來。她帶著藏在眼角的不好意思，用開心又強硬的語氣推薦

她買的無牌點心、衣服、鞋子、保養品，一樣一樣放到我面前，像是重新擺好了一碗粥，等著我接受。我大方地穿著、用著媽媽牌的關心出門，是不是名牌我不在意。發現梯子，就趕快下樓；看到愛心，就趕快拾起。母女沒有隔夜仇，愛的語言不同，翻譯起來費工夫，翻久了，也就懂了。

有天晚上，我坐在女兒旁邊，幫她看功課。她寫著寫著，寫錯了一個字，我開口糾正，語氣比我預期的更急更硬，像是什麼東西繃斷了。女兒抬起頭看我一眼，沒有說話，低下頭繼續寫。就是那一眼，讓我愣住了。那個眼神我認識——是一個孩子在安靜地分辨，眼前這個大人是真的生氣，還是只是累了；在判斷，開口說話是否安全，沉默是否更好。

我在那個眼神裡，看見了很久以前的自己。我把筆放下，說：對不起，媽媽剛才語氣不好。女兒嘴角動了一下，像是忍著什麼，又像是放下了什麼，低頭繼續寫。我陪著她把那一頁寫完。窗外有風，窗簾動了一下，又靜止了。

我忽然想起那碗粥。我以為我和媽媽不一樣，以為我能把她沒能給我的——一句輕聲的道歉，一個及時的擁抱——都還給我的孩子。可是那個不耐煩的語氣從喉嚨裡衝出來的瞬間，我才明白，原來我也是從那團粉末裡捏出來的，一樣的配方，一樣的質地，只是換了一雙手，換了一個孩子站在桌旁，用同樣的眼神看著。

模具傳下去了。

媽媽現在幫我照顧著女兒。我有時站在門口，看著她們祖孫相處——媽媽有時嚴厲，聲音拔高，有時又出奇地縱容，讓女兒牽著她的手東走西逛。我聽見媽媽說著我小時候聽過的同一句話，同一個語氣，像一段被反覆點燃的香，氣味一模一樣，只是換了一個房間。女兒有時跑來悄悄告訴我：外婆兇。我說我知道，但外婆愛你。女兒想了想，點頭：我知道。

我也知道。花了很多年才知道，但我知道。

香塔從尖端燃起，由上而下，最後只剩台座上一縷灰，維持著曾有過的形狀。可是它燃燒過的空氣，還留著香，那香沉在衣物裡，沉在記憶裡，沉在一個孩子長大後某個猝不及防的午後，忽然聞到就知道那是家的方向。我不確定自己算不算一枚合格的香塔，但那雙捏過我的手的溫度是真實的，壓力裡藏著疼惜，模具裡留著餘地。而我，也將用同樣的手，同樣笨拙而認真的力道，捏著另一個小塔——希望她將來燃燒的時候，能散出屬於她自己的香氣，不必和我一樣，也不必和媽媽一樣。只要是她自己的形狀，就夠了。